

因为被依靠着

□流沙

日本作家米泽穗信说,“人在被依靠时才能成为人”。如果你懂这段话,那么,你长大了,你的人生体验一般也差不到哪里去,因为从此以后,你可以从平淡无奇甚至惨淡的生活中,品尝到来自心灵深处的愉悦感和幸福感了。那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情。

在杭州的一个论坛上,看到一段网友写下的散淡的文字。但就是这段文字,让我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。

“妈妈到杭州来了,她是南昌铁路局的,因为单位里组织旅游,才到杭州来的。她说,第一次看到西湖是杭州解放不久,部队

经过杭州住在塘栖。那时正是枇杷上市,老乡养蚕的季节。第二次到西湖,是她转业到地方工作前,和我父亲一起来杭州。我当时还不会走路,骑在父亲肩上。妈妈说,两个军人,穷得不行,什么也买不起。就这么在平湖秋月转了一圈,我趴在父亲头上睡着了。”妈妈说,那时一对军人夫妻要带一个小孩真的很难,但他们觉得好幸福。

这段文字为什么打动我?就是那段“我趴在父亲的头上睡着了”。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,一个孩子,把一切交给你,她那么信任你,在你的身上睡着了,想想是都要突出声来,这是全身心地想去呵护的责任啊。

前几天一家卫视在播这样一条新闻:一位低保户养了一只宠物狗,每月花销要三五百元。她的大姐苦劝她把宠物狗送走,但她坚决不同意。记者上门与她沟通,她仍然拒绝将狗送人。那宠物狗依偎在她身边,她说:“它是依靠我的呀,没有我怎么办呢!”

我还是有点感触。人间大爱,皆在点滴之间,一个依靠,就是一份责任。我一直坚持认为,人是为责任活着的,一个人如果有了“责任感”,那是幸运的,如此才会有无私的付出、无条件的奉献、无穷的快乐。

生育我们的父母很少会说苦,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你成长过程中给他们带来的快乐;你

看到过一个慈善者说过心疼自己散尽千金的痛苦吗?他们说最多的自己的能力有限,只能帮助这么少的人……

我也有个儿子了,我时时体验着儿子小时候趴在身上的感觉,他胖胖的,又汗涔涔的,小脑袋耷拉在我的头上,热热的,睡得极其甜美,有时候还会流口水,从头发边一直滑到脖子上,我不敢动,就让他睡着。对于我来说,那是极其辛苦的事,但又是感觉特好,可以慢慢享受的事。他是那么的弱小可怜,他又是那么地信任我,此时此刻,我是他的天,我是他的地,我是他的一切。

这有多好啊,因为被依靠着,也幸福着。

微观

○○○

斑斓夏日

刘中驰

夏天,任性、霸道。猝不及防的一场暴雨,淋个落汤鸡;烈日炙烤,晒得脱了一层皮。我行我素的夏天其实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你看,暴雨过后就是彩虹,烈日去后便是凉风习习。深爱,才是夏天的性格。

树林、花园、稻田里,蜻蜓醉,蝴蝶舞,青蛙欢。爷爷的菜园五彩斑斓,黄瓜绿,辣椒红,茄子紫,豆荚青。饱满的菜园,像迷人的女子,怀抱满满的收成。一阵风,划开了稻田的发髻,仿佛勾起了谁的心事,青蛙叽里呱啦地打呵,诉说着,小燕子奔走相告。满田的禾苗像是怀孕了,抽出浅浅的穗,喜不自持。

素净的村庄,蛙声点点,门前溪水清灵,荷花簇拥,屋后稻花飘香,明月清风。摇着蒲扇,慢吞吞,行走在夏的夜晚,构思一场夏的美妙。野渡无人舟自横,空旷,安闲,有种迫不及待的萌动。

忙是一味药

孙荔

你为什么那么多烦恼,因为你太闲了。太忙的人没时间瞎想,有点时间还要琢磨工作,怎样提高生活的质量。美国作家雷蒙德·卡佛说:我还是相信工作的价值,越辛苦越好,不工作的人有太多的时间来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烦恼之中。一旦你忙得像陀螺般旋转起来,你就没时间去烦闷,去勾心斗角,去体会人世间的恶意,没时间犹豫,没时间害怕,没时间迷茫了。

人的情绪如荒草,也需要管理的。怎么清除内心的杂草?答案很简单,那就是种上庄稼,让心灵不再荒芜。你对付不了自己的时候,别人只好来对付你。所以有时候,“没时间”是种特别好的自我保护措施。让自己忙起来是快乐的秘诀,有句话说得好,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。

地铁

王海

如果要选择一样交通工具出行,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地铁。在地铁静谧的车厢里,看着明晃晃的玻璃窗一下子飞掠成一卷黑白胶卷,或是目视着外面精致明亮的广告灯箱在漆黑的隧道里流转,这种独特的体会,恰如其分地安抚了一颗躁动的心。

对于身边的人来说,我们都只是一个陌生的乘客,来得从容,走得迅急。地铁作为一个承载体,让我们有了短暂的停留,让心有了片刻的安宁。黄昏时分,当地铁经过一段地面之上的通道,我与整车人一起见到了金色的落日余晖,它缤纷地涂抹着城市的角角落落,涂抹着这突然冒出地面的庞然大物,也涂抹着我们的侧脸。整车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,迎向阳光。经过一路的漂泊与不定,我们都在寻找心中的光亮,这种光亮,就是希望。

从此以后大家动不动就学那孩子爸爸说:你哭,你哭……你不看着弟弟。时至今日,每次提到这个段子,大家还笑个不停。如今,那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,有的甚至都当爷爷奶奶了,我们难得相聚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61号



《太阳之子》黑白木刻 甘庭俊

我的变形金刚

□张佳

记得第一次接触变形金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当时我还在读小学。有一天听小伙伴说新出的《变形金刚》连环画很精彩,等到父亲刚刚下班回家,我就缠着他带我去买。父亲骑车带着我去了三牌楼的一个小书店,果然在醒目位置放着几本《变形金刚》彩色画册,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,一块多一本。在那个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分钱花的时代,这真不便宜。虽说只买一本,我也很知足了,一连几天手不释卷。

后来,《变形金刚》动画开始在电视上播出,变形金刚玩具也开始大量出现。记得山西路青少年宫门口有一个专卖店,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变形金刚玩具。当年鼓楼食品大楼一楼也出售变形金刚。每次路过这家店,我都忍不住在柜台前隔着橱窗观摩良久,“相看两不厌”。只是那上百的价格实在令人望而生畏。

我曾和父亲“谈判”,如果小升初考上了当时最好的南师附中,就给我买一个“大力神”。父亲问我多少钱,我说一百多。

父亲爽快地答应了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我的学习一下子有了无尽的动力。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我就先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:先买一个便宜的过瘾。于是我省吃俭用,一毛一块地攒零花钱,终于凑足了十八元九角。那一天,带着这笔“巨款”,我去青少年宫旁的店里,左挑右选,最终买了一个“搅拌机”。

小学毕业那一天,父母和我回学校查分,一个同学说我考上南师附中了。我不敢相信,打赌说如果真的考上了就把变形金刚送给他。结果后来那天班主任崔老师高兴地把我父母拉到一边,告诉他们我考了194分(那时候小升初只考语文数学,满分200)。父母高兴极了,说我“放卫星”了。我喜不自禁,很爽快地把“搅拌机”送给了那个报喜的同学。而我最终也没舍得让父亲破费去买“大力神”,考进名校足以让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了。

如今的变形金刚变得更新奇,更花哨,多了无数的构件、精致的棱角。这与记忆中伴随我童年成长的变形金刚已经相去甚远。

装修小记

□丁维香

新房子拿钥匙前我就开始犯愁装修的事。听有装修经历的朋友说,装修简直就是一个噩梦。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,于是就想找一家装修公司,来个全包。可是听人说有的装修公司猫腻太多,宰人不出血,我就又没主意了。好在有一个朋友的亲戚是做装修的,毕竟熟人放心些,就请他帮我做装修了。

装修师傅问我想装成什么风格的,这把我问住了。他说:“要不你去左右邻居、熟人朋友家看看、参考参考。”我说:“算了,越看越没主意。你看着办吧,不要太复杂就行。”他笑起来:“没见过你这么心宽的,这一来我的责任倒大了。”于是,他认真地帮我规划,建议我这堵非承重墙可以敲掉做个衣帽间,那边考虑打一排柜子增加储物空间,方方面面的替我想得很周全。

因为不是全包,主材得自己买。俗话说,货比三家不吃亏。不过,说实话,对我这个什

么都不懂的人来说,跑一家跟比十家没有什么区别。朋友替我着急,说:“你这也计较,那也不算账,你钱多呢。”朋友比我精明能干,有时让他陪我去买材料、谈价格,还真砍出了好几顿饭钱呢。

因为是熟人相对放心,也是因为太懒,平时我只在双休日才去装修现场看看,买点吃的、喝的送去,给干活的师傅道声辛苦。所以,装修过程中我还是比较轻松的。

终于,大功告成,很开心。回头想想,装修也没有那么可怕,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,然后尊重、信任他们。钱的方面,不能既要马儿跑得好,又要马儿不吃草。大件的,尽量买品牌的,质量放心,售后有保障。一般来说,总觉得装一次房子要住几十年,最好能一步到位,其实,社会在不断发展,永远也做不到一步到位,不必贪多求全。我的装修简单但不简陋,自然但见匠心。当然,也不能说就很完美,装修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,要以包容的心态对待。

当一回司令

□祁建

我们小时候,家里的兄弟姐妹多,所以都是大孩子看小孩子。

那时胡同里的小孩多,特别是小男孩,很多都梦想当解放军。都梦想当个军长,带着一帮小兵儿,在身后多威风啊……常听到一帮小孩儿在大树下喊:“谁谁谁是我的兵,跟我走。不是我的兵,架屁股,崩到南山去点灯……”

记得我们小时候,隔壁有一小男孩,总想当个军长,当个背后有人簇拥、带兵打仗的人。有一年夏天。大家都在胡同大树下乘凉。那个小男孩儿用草绳子扎成武装带的样子,站在垃圾箱上,给一些小孩儿训话:“我是司令。你们都要听我的,一会儿你们跟我去

……”这时小男孩的爸爸来了,看他没有看着弟弟,就问他看见弟弟没有。小男孩说没有。爸爸顿时火冒三丈,一把就把小男孩儿从垃圾箱上拽下来,小男孩顿时大哭起来。爸爸更生气。顺势就把小男孩身上的草绳也拽下来,一边抽他一边大声训斥:“你哭,你哭……不看着弟弟。”

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司令顿时就成了哇哇哭的小孩子,变化太大。这一幕呢,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,大笑不止……

从此以后大家动不动就学那孩子爸爸说:你哭,你哭……你不看着弟弟。时至今日,每次提到这个段子,大家还笑个不停。如今,那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,有的甚至都当爷爷奶奶了,我们难得相聚。